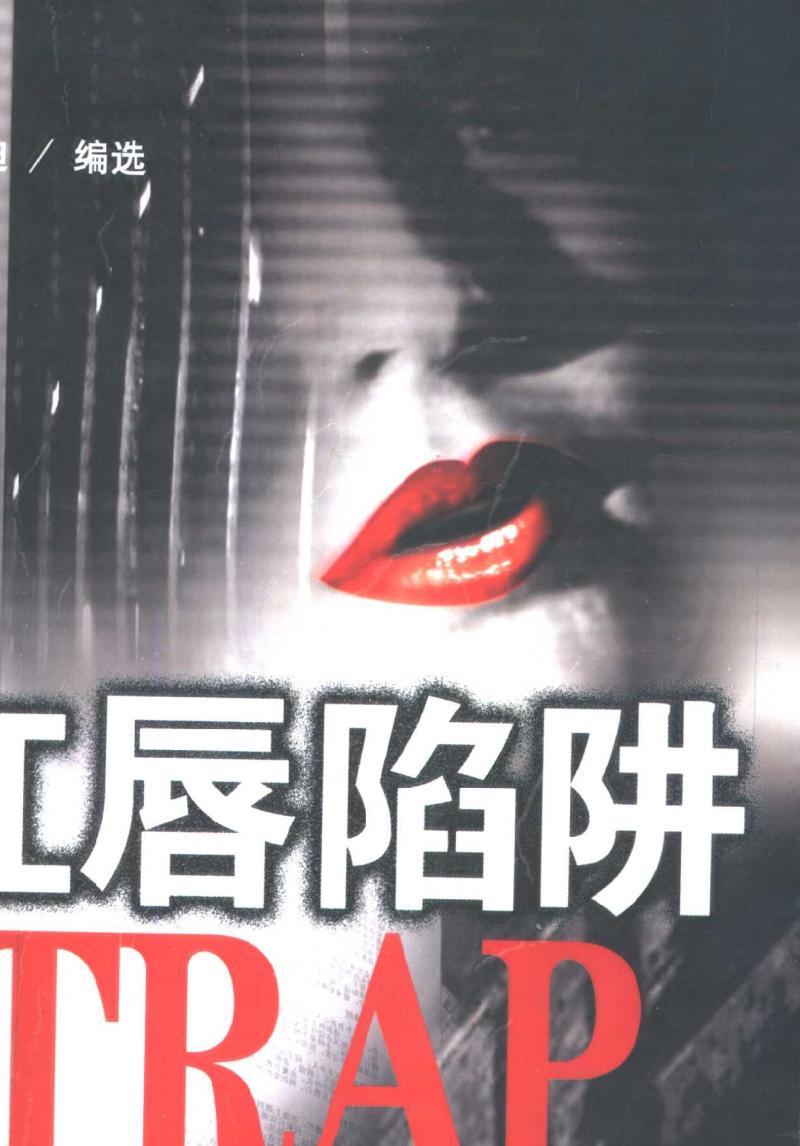


HONGCHUN XIANJING LANDUNCONGSHU
·蓝盾丛书·

李迪 / 编选



红唇陷阱

TRAP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李迪 / 编选

红唇陷阱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79507

-9

大众文海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唇陷阱 / 李迪编选 .
—北京 : 大众文艺出版社 , 2002.1

ISBN 7 - 80171 - 100 - 9

I . 红…
II . 李…
III . 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2089 号

红 唇 陷 阱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市兴凤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 字数 376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 - 80171 - 100 - 9 / 1 · 69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 100007 1136 信箱



目 录

红唇陷阱	张廷波(1)
农妇与蛇	陈沛(22)
人面狼	魏远林(31)
高粱地里的女尸	王永臣(45)
冷面杀手	谌永生 文政安(52)
第四根铁钉	高守景(67)
盗宝贼	穆周(74)
半夜三个敲门的人	李传思(84)
女强奸犯	尹建国(98)
刑场秘闻	何贵初(119)
多行不义必自毙	天宏 缙东(138)
猖狂狱霸	刘鸿伏(163)
追捕新娘	张福祥(173)
三陪女火并	吴先贡(192)
死囚档案	曾峻 卢贻斌(198)
第21个人疑点重重	鲁宽新(215)
负心女子黑心汉	张凯(228)
借尸还魂	夏冰(245)
狼子杀心	韩东岭 张壮志(256)
沅水女冤魂	叶正勇(266)
月明杀人夜	达平(275)
逃亡路上	毕剑(284)
死囚和三个女人	吴建升(294)



蓝盾丛书

- 长江漂来的受害女 朱大明 王皓(310)
她生来并非野兽 刘侗(322)
海上剿黄 陈明强(333)
第109张美容像 王军 刘礼文(345)
金钱 女人为你哭泣 文政安(371)
百悔万恨千滴泪 马貴民(385)
“强奸者”上访 李萍 兀立国(395)
情欲、贪欲制造魔鬼 刘悦(420)
跨国劫匪末日 邹爱国(452)



红唇陷阱

张廷波

2000年2月13日，深圳市龙岗公安分局看守所。

随着铁门“咣当”一声打开，一名戴着手铐的妙龄女子走了出来，只见她脸色灰青，目光迟滞，全然不像一个18岁的少女。正是她，于去年11月11日将香港记者黄泽邦、李伯儒诱至出租屋内，制造了一起震惊香港和内地的血案。

虽然此案早已尘埃落定，然而曾经充当美色诱饵的陈丽君，在看守所仍不敢相信3个月前那个喋血的夜晚。她泪流满面，痛苦不堪地对记者说：“我只有18岁，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湖北省某县，流淌着一条名叫富江河的小河，小河两岸居住着世代耕种的农家。陈丽君出生在这里，她家是有名的穷困户。

她是家中老大，自记事起就开始做饭、洗衣、打猪草、带弟弟……9岁那年，她才背起书包走进学堂。

她的父亲嗜赌如命，将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赌掉了。15岁那年，母亲好不容易为她攒了一笔学费，却不料被父亲偷走并输个精光，父亲对怒骂不止的母亲大骂：“女大不中留，迟早是泼出去的水，读书有屁用！”



她失学了，在附近镇上开餐馆的姑妈把她找了去，让她当上服务员。几个月后，她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又到县城一家小有名气的宾馆当上了月薪数百元的卡拉OK包厢服务员。

虽然是小姑娘，她却知道欣赏有钱人的潇洒。有次，她端着水果盘走进包厢，一个大款模样的中年人在她的臀部狠狠拧了一把。她刚想反抗，大款却将两张百元大钞塞在她怀里，嬉皮笑脸地说：“小妹妹，以后你可以挣大钱哩！”

陈丽君干得挺欢，也挺卖力。每到晚上，宾馆卡拉OK房宾客云集，在强烈的辐射灯光照耀下，衣着光鲜的客人放声高歌，一对对男女搂抱在一起翩翩起舞。在气氛热烈的时候，灯光会突然暗下来，搂在一起的男女会搂得更紧，并不时传来女人放浪的惊呼。

2 陈丽君觉得这一切挺好玩，时不时也端着盘子模仿什么慢三快三和探戈伦巴之类的舞步。当然，她只是服务员，跳舞轮不到她。

有天晚上，卡拉OK房被什么人包了，总经理说是上级领导要来，叮咛服务员千万别出差错。当这群人进入包房时，一些浓妆艳抹的舞女也跟着进来了。所有的客人抱着各自的女郎很开心，只有一个秃顶的胖老头指着端盘子的陈丽君说：“我要和她跳一圈！”

总经理马上示意陈丽君放下盘子，陪胖老头娱乐。陈丽君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老头拉入舞池。她实在太紧张，平日揣摸过的动作早忘了，只是被动地跟着老头转动、转动……她的手心出汗了，浑身显得躁热。这时，灯光慢慢暗下来，老头双手紧紧搂着她，酒气熏天的大嘴凑在她的耳根，随后猛一使劲，便将她抱在怀里……陈丽君大惊失色，挣扎着跑开了。

这次客串舞女，她那懵懂的心灵开了点窍。她开始知道一



些男欢女爱的事了。

然而,不测风云说来就来。一天中午,陈丽君看见几个五大三粗的客人走进来,把老板叫了出来,并捋起袖子要打人。陈丽君见势不妙,张口便喊,老板娘率领一伙男服务员冲过来,与那几个人厮打在一块,导致对方流血受伤。

几天后,对方放出风声,要把她“做”了。陈丽君听到后心惊肉跳,急忙辞工返家。东躲西藏几个月后,她得到热心的姨娘的帮助,投奔到广东东莞。

二

1998年10月中旬,陈丽君在表姐的引荐下,进入一家鞋厂打工。3这家鞋厂是香港老板独资创办的,规模不小,生意红火。陈丽君每月可挣500元,总算可以养活自己,每月还给家里寄去一些。

春节过后,工厂生意突然一落千丈,陈丽君领不到工资,急得四处奔走另找工作。

1999年5月,她终于在深圳龙岗区布吉罗岗工业区一家电话设备厂重新上岗。这里的管理很规范,工资比先前高出许多。

陈丽君每天按时上下班,显得心满意足。她住在工厂集体宿舍二楼,每天早晚都要上阳台晾衣服。

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对面楼房的二楼阳台总有一个男青年盯着她,时不时朝她微笑。她装作没看见,并不理会这个男青年。

男青年似乎并不气馁,早晚准时守候,并大声唱一些流行的情歌,半个月后,男青年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匆匆写了一张字条,揉成一团,看见陈丽君过来了,扔到这边楼的阳台上,正好滚到陈丽君的脚下,陈丽君像没看见一样走开了,还踩了一脚



纸团。

一天晚上，陈丽君下夜班返回宿舍，看见那男青年还站在阳台上。陈丽君匆匆下楼宵夜，吃得正香时，一抬头，看见男青年竟坐在她的对面，笑着朝她点头……陈丽君报以微笑。

男青年格外殷勤，帮她倒茶端水，笑呵呵地自我介绍：“我叫张爱冬，21岁，来自湖南桃江，暂时在布吉娱乐场所看场，我们交个朋友，好吗？”

相处一段，陈丽君对他产生了好感。随着张爱冬的进攻节奏越来越快，陈丽君离他越来越近，最后可以搂抱了。

陈丽君像突然换了个人似的，开始痴痴想念着对面阳台的如意郎君了。每天早晚，她站在阳台上，希望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那个身影好像知道她的心思，按时走出来向她招手。

4
7月的一天，陈丽君终于在那张小小的铁床上完成了成人的“游戏”。事后，陈丽君哭了。张爱冬问：“哭什么啊？”“我是你的了……”

陈丽君完全醉了，跟着张爱冬疯玩。不久，她有了身孕，赶紧上医院打胎。

她不敢请假，拖着身子去上班。张爱冬对她说：“挣不了几个钱，不要干了！”

可是，不干嘛来的钱？陈丽君实在想不出捞大钱的办法，还是不想辞掉这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张爱冬说：“你不要死脑筋啦，凭你这脸蛋，还有这身段，可赚大钱啊！”

陈丽君太爱自己的“老公”了，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她马上去厂办公室去辞工作，把两个月挣的1500元工资拿到手，跟着张爱冬走了。

张爱冬在布吉镇租了一间房，和陈丽君过起了“夫妻生活”。陈丽君沉醉在巨大的幸福之中，与眼前的白马王子百般缠绵。



她喜欢睁着大眼睛，看着张爱冬说：“生活，太美好了！”

每天，出租屋都有客人来访。他们是张爱冬的哥儿们。那个留着一头长发、脸孔清瘦、面色凶悍的男子叫刘清超，此人32岁，湖南常德市武陵区河家坪村人。另一个则长着一副圆脸，看人时暗藏凶机，此人叫杨作会，31岁，与刘清超同村。两名浓妆艳抹的年轻女子正是他们的女朋友。

杨作会是老深圳了。他1994年10月到此打工，没干多久，便利用女色勾引男人进行敲诈勒索，于1996年5月被判刑两年，在广东红星监狱服刑。1998年5月出狱后，他在老家买了一部中巴车跑运输。1999年1月，他再次南下深圳，很快与绰号“杨阿”、“杷杷”的湖南老乡结伙重操旧业，从事色情盗窃、抢劫的勾当。诱饵是刘清超的女朋友。

刘清超利用女友，先后引诱了三个老外步入红唇陷阱，抢劫到7.5万美元，7000多欧元。然而，刘清超却没有分到多少钱，杨作会挑动对分赃忿忿不平的刘清超脱离“杷杷”一伙，最后与刘清超另立门户。

陈丽君每天接待“丈夫”的老乡，显得很兴奋。她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尽可能在“丈夫”面前显示出自己的贤慧和能干。

杨作会见到陈丽君，眼睛不由一亮。他觉得没化妆的陈丽君皮肤白皙，高挑身材，胸脯丰满……最为可贵的是，这女子风情万种中存留着几分村姑的清纯。对那些吃腻“大鱼大肉”的人来说，陈丽君就像一盘翠绿的青菜，肯定能激起他们强烈的食欲。

通过几日观察，杨作会愈加感到陈丽君是不可多得的诱饵。一天晚上，酒过三巡之后，杨作会看着张爱冬，将嘴凑到他的耳边，悄悄道出了自己的发财计划。他拍着张爱冬的肩，坦诚地说：“兄弟，你如果不想发财，就当我这话白说；如果你想发财，这



是一条最好的路……”

张爱冬看着杨作会，眼里露出一丝迟疑。杨作会知道张爱冬前不久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还有一些书生气，便悄声点拨道：“兄弟，女人再好，也不过是男人的衣服。再说，工厂打工妹有几个不被有钱的老板玩过。你那女友轮到你的，已不知被多少男人深耕细种过。如我没有猜错，你亏了！有了钱，在深圳这个地方，什么漂亮女人没有？”

张爱冬心动了。在醉眼朦胧之中，他看见陈丽君正在厨房忙碌，俏丽的脸蛋在灯光的投射下令人陶醉。他拍着杨作会的肩膀说：“兄弟，我跟你干！”

三

6

陈丽君和张爱冬在出租屋那张简陋的木床上相宿一段时间后，开始为钱发愁了。

陈丽君发现，张爱冬整天与那拨哥儿们混在一起，根本没有找份工作做的打算。她囊中羞涩，一日三餐难以维持。

8月3日，陈丽君清点了一下家底，只剩100多元了，她说：“阿冬，我们怎么办啊？”

张爱冬正在抽着闷烟，听“妻子”这样说，心中有了几分把握。他抱着她，在她脸上亲了一下，柔情蜜意地说：“我们不是准备结婚吗？手中没有钱，以后回家怎么过日子啊？我们要想办法，捞上一笔钱，返回老家后在镇上开一间店铺，生儿育女，过恩爱生活——”陈丽君陶醉了，依偎在“丈夫”的怀里，脸上泛着甜美的红晕。

张爱冬话锋一转，突然附在陈丽君耳边说了一通“宏伟志向”。陈丽君吓了一跳，摇头道：“这行吗？”

“你只是作出少许牺牲，又不动真格的，有什么不行？”张爱



冬脸色大变，似乎对“妻子”格外失望。

陈丽君看着“白马王子”垂头丧气的样子，心软了。她抱着他的头，以自己一长串的热吻安慰他说：“事已至此，只能这样了……”

杨作会听到张爱冬的佳音后，立即用假身份证在布吉镇租了一套房子。几天后，杨作会、张爱冬和刘清超一块来到出租屋，拿出钢钻和锤子之类的东西，在冲凉房的一堵墙上安上了一个带门的衣柜。这是一个暗道机关，墙那边的人完全可以拿到衣服。

张爱冬把“妻子”喊过来，叫她熟悉了一下房间的环境，反复叮咛道：“你必须把客人引到卫生间冲凉，不要露出马脚，装得越像越好。”

第二天一大早，布吉镇上是一片繁忙景象。街上人来人往，喧嚣异常。在布吉公园的一角，活跃着一些“流莺”。她们佯装是秋游的良家女子，暗地里却盯着那些衣着光鲜的体面男人。她们使出浑身的劲，以期吸引体面男人的目光。

陈丽君穿着一身闪亮的真皮衣裙，挎着一个红色的小坤包，在游人中间走来走去，并不时向身边的男人抛个媚眼。片刻工夫，几双眼睛开始盯着她看。

陈丽君并不急于搭腔，她装着很有情调的样子，站在一个高台上欣赏四周的风景。

她看见，一片片红色尖顶的高级住宅区星罗棋布。在不宽不长的街道上，不时有男人从豪华轿车上走出来。他们穿着名牌西服，叼着进口香烟，胳膊挽着穿金戴银的妙龄女郎，从住宅区堂口频繁出入。

她当然不会知道，布吉镇邻近深圳市区，每日吸引许多港人来此看楼。由于楼盘靓丽，价格便宜，有些饱食终日的港商喜欢



花上十万二十万买楼寻欢，将青春靓丽的“长包女”藏在一幢幢豪华气派的“金丝笼”的最深处，每到周末从香港过罗湖来“金丝笼”尽享鱼水之欢。

陈丽君从高台上走下来，感到有几双眼睛跟在她的身后。她拿出小圆镜，照了照，用鲜红的舌尖将唇上的口红抹匀，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她没想到自己能这么“勾”男人，心中已有了几分胜算。

傍晚时分，陈丽君换了一套乳白色的轻纱，玉女临风般出现在布吉公园。有几个男人的眼睛直了，开始走上来与她搭腔。

陈丽君看上了那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中年男子，给他抛了一个媚眼，男子心领神会，急不可待地靠了过来。

几句简单的客套话后，这名姓李的港商自称在布吉有楼，主动邀请陈丽君去玩。陈丽君佯装羞涩地问：“我的租房条件比较简陋，你想去喝喝茶吗？”李港商像丢了魂似地跟着陈丽君，很快将手搭在她的腰上。

两人在街上走着，看着，姓李的港商的手脚开始大举进攻了。9时许，布吉的夜生活似乎进入了高潮，大街小巷卡拉OK的音乐声一阵紧似一阵。趁李港商给她买水果的空隙，陈丽君偷偷拨打了一个电话。

两人走入一条比较清冷的小巷。随着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两人悄悄上了二楼的出租屋。

陈丽君拉亮灯，热情邀请李港商进屋。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摆在墙边，还有几张凳子和一个小方桌挤在床边。陈丽君拿起一把褐红色茶壶，往杯子里倒茶。

李港商对饮茶似乎并无兴趣，他一把抓住陈丽君的手，顺势将她一拖，揽入自己的怀中。

陈丽君看着他，这才发现这男人长得很有男人味，尤其是他



脸上浓密的络腮胡，扎得她喘不过气来。

正当李港商将手袭向陈丽君的胸部时，她马上跳了起来，歪着头说：“你不要急嘛——”

李港商痴痴看着这个妖艳女子，真恨不得立马将她吞进肚里。

在陈丽君的要求下，李港商准备脱衣服。陈丽君“咯咯”地笑个不停，李港商怔怔看着她。她说：“我们去卫生间脱吧，你怎么这么急啊？”

陈丽君走进卫生间，立即将衣柜门打开。李港商走进来，毫不犹豫地解开了衣服。

水哗哗地流着，不一会儿浴盆注入大半盆水。李港商将衣服一件一件地塞入衣柜，最后赤条条站在陈丽君面前。正当他从后面将她抱住时，她说：“你先洗一洗……”

李港商跳进浴盆，激动地往自己肚子上浇水。陈丽君故意慢吞吞脱了衣服，焦急地等待门外的响声。

正当李港商一把将她拉入浴盆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两人大惊失色，急忙从浴盆爬出来。李港商哆嗦着穿好衣服，急忙往门外冲。

陈丽君一把拉住李港商，示意他不要急。她蹑手蹑脚走到大门边，侧着耳朵听，见外面没有动静，然后将门打开，唠唠嘴，示意李港商赶快逃。李港商心领神会，抱着头冲出门，“咚咚咚”一阵风似地跑了。

不一会儿，张爱冬率杨作会、刘清超进来了。张爱冬一把抱住陈丽君，围着一张椅子转了两个圈，然后将她按在椅子上坐下，眉飞色舞地说：“乖乖，我们从那个倒霉蛋身上搜出 1000 元港币。他把衣服塞进衣柜时，我们在那边就已经下手了。为了让戏演得逼真，我们故意拖延了一些时间——你没吓着吧？”



“吓什么啊，不就那么回事？”陈丽君对自己初次出手便得逞非常满意。她接过花花绿绿的港币，一张一张数着，真不敢相信自己身体丝毫未损却如此容易挣到了钱。

在接下的几次“生意”中，陈丽君从未失手。只要她往布吉公园一站，总有年龄不同身份各异的男子向她靠近。陈丽君渐渐喜欢这一行了，最初怀有的忐忑心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打扮得愈来愈艳丽，下手愈加老练。

看着每天有进账，张爱冬乐得嘴都合不拢了。杨作会像大哥那样，将盗来的钞票按比例分成。由于刘清超既没有出人，又没有出钱，自然只有少得可怜的几张。他按捺不住了，动员自己的女友出山。那女子跟着陈丽君往布吉公园混了几趟，可是只能当陈丽君的陪衬。男人只愿意与陈丽君搭腔，几乎连看也懒得看她一眼。

随着陈丽君频频得手，张爱冬的胃口也越来越大。他和杨作会、刘清超经常酒楼进酒楼出，陈丽君挣的钱剩下没几个。张爱冬对陈丽君说：“乖乖，你的眼睛擦亮些，争取钓几条大鱼。”

陈丽君挣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她想攒足一笔后与张爱冬返家乡过神仙日子。可她也没法啊，嫖客身上一般不带太多的现金。

10月初的一天，陈丽君穿着一袭茄色真丝套裙，摇着莲步来到紧邻高级住宅区的另一块绿地。草地上三五成群坐着一些男男女女，宁静地欣赏着斜阳美景。

陈丽君款款而来，白玉般的脸上泛着夕阳的余晖，长长的黑发瀑布般披在脑后，丰满的身材曲线毕露。她装着目不斜视的样子，眼睛的余光却感受到一束束目光向她扫来。

突然，一团白色的东西滚到她的脚下，她弯下腰，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球。她抬起头来，突然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



挡在她的面前。

这是一个六十出头的外籍老头。他的须发白了，可身体显得异常健硕。他拿着一个网球拍，朝陈丽君笑了笑，用生硬的汉语说：“小姐，你很美！”

陈丽君莞尔一笑，将球递到他手上。老头礼貌地拿着她的右手吻了一下，连声说：“谢谢！谢谢！”

陈丽君的右手被老头坚硬的胡须刺得哆嗦了一下。她心有不甘地看见老头走开了，然后拥着正在草地上等他的那个外籍老妇的腰往一幢楼宇走去。

第二天傍晚，陈丽君漫步来到那片草地，在悠闲的人群中寻找着昨晚熟悉的身影。她似乎有些失望，后悔昨晚错失良机。

当她准备去其他地方寻找猎物时，忽然听到那个熟悉的生硬的声音：“小姐，请留步……”

她掉头一看，果然是那个外籍老头！他穿着一套乳白色晚礼服，眼里闪着刺人的亮光。陈丽君急忙点头，主动伸出手，很像一个刚出闺门的淑女，故作羞涩地说：“再次看见你，我很高兴！”

两人并肩漫步，侃侃而谈，老头告诉她，他叫理查森，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来深圳两个月，被一家公司聘为高级技术员，帮助中方管理人员调试光盘生产机，现在任务完成了，过几天就要回国。他说：“离开中国前，能遇到你，我感到太幸运了！”

“为什么叫幸运呢？”陈丽君冲他诡秘一笑，媚眼直勾勾望着他。

理查森骨头都快软了，他揽着她的腰说：“你太漂亮了！”

陈丽君吃吃地笑着，毫不躲避地承受着一双毛茸茸大手的侵袭。她知道，“鱼儿”饿得急不可待时，最易上钩。

理查森压抑着欲火，梦游似地跟着陈丽君转悠。转悠了半



天，陈丽君说：“理查森先生，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家。”“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我是来自外地的一名白领，一个人住在附近的一个出租屋里，你愿意上我那儿喝杯咖啡吗？”“我太荣幸了！”

当他俩走到一家商铺门前时，陈丽君说：“你等一下，我去买点白糖。”陈丽君闪进商铺，偷偷给张爱冬打了一个电话。

不大一会儿，陈丽君带着理查森来到出租屋门前，妩媚地朝他笑了笑，挽着他的胳膊上了楼。她拉亮灯，招呼他落座。

理查森看着屋中的陈设，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惊奇。他看着陈丽君弯下腰倒茶时，露出鼓鼓的胸脯，不禁将她揽在怀里。

陈丽君第一次如此近身看一个外国人。在昏暗的灯光下，理查森苍老的脸上爬满皱纹，胸脯露在外面，长着褐色老年斑，像一块浸满酱油的台布。特别当他说话时，嘴里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异味。

陈丽君强忍着，希望尽快结束“游戏”。她从他的怀里跳下来，一边比划一边说：“冲凉，洗澡……”

想不到这老头对“冲凉”如此了解，急不可待来到洗手间。

陈丽君低着头往浴盆里放水，理查森三下五除二将衣服脱个精光。陈丽君见衣服扔得不是地方，急忙重新塞入衣柜，并将柜门关上。

她转过头，看见理查森光着丑陋的毛茸茸的身体正向她逼近，她吓得差点叫出声来。她急忙催促他快进浴盆，自己慢吞吞地解衣宽带。

果然，门外传来敲门声，并伴有喊开门的声音。陈丽君看见老头像一头棕熊似地坐在浴盆边上，脸上现出惊惶的神色，陈丽君说：“快穿衣服，警察来了！抓我们！”

理查森明白了，急忙穿好衣服，头上还湿漉漉的。陈丽君将他带到门边，悄悄开了一条缝，示意老头快跑。老头出门时，还